

# 温暖的遇见

■郑茂琦 刘涛

眼袁迎娜和队员们，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上得去！”

说完，医疗队员就乘车沿着“之”字形的山路盘旋而上，连续的弯道转得大家脑袋昏昏沉沉的。几十分钟后，车辆停在一个陡坡前。带路的班长说，再往上走就没路了，大家跟着我顺着山脊线攀登。同行的两个女护士，早就被刚才的弯路绕得高反加重，呕吐不止。看着医疗队同事一个个下车，袁迎娜使劲揉了揉太阳穴，果断下车跟在队伍最后面。

下车的瞬间，呼啸的山风差点把瘦弱的袁迎娜掀翻。她抢过同事的背包，在风里踉踉跄跄地走着。遇到陡坡，她就手脚并用往上爬。虽然是秋季，但高原上凛冽的寒风直往衣服里钻，冻得人瑟瑟发抖。袁迎娜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就在她一脚踩空、溜着滑下去的时候，带路的班长一把拽住她的手臂。

袁迎娜趴在坡上抬头一看，那个班长敦实健壮的身躯，像是铜打铁铸的，立在风中动也不动。余下的路，班长一直拉着她顶风往前走。虽然省了力，但高原稀薄的空气依然让袁迎娜气喘吁吁。

到了半山腰，袁迎娜已精疲力尽。坐在碎石坡上休息时，她心里不禁打起了退堂鼓。她看看山下，云雾茫茫的下山路显得那么遥远；望望山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山顶上飘舞。“战士们还在上面！”袁迎娜心里想。她含泪仰望着红旗，一瞬间心绪激动。她又站了起

来，继续跟着班长向上攀爬。

到了山顶，她看到战士们住的地窝子，露出惊讶的神情。她稍作犹豫，缓步进去，顺手摸了摸门口的氧气瓶，是冰冷的，铁罐上还结了一层冰霜。战士们突然安静下来，惊讶而又有些羞涩地望着她，因为这个哨点还从来没有女同志上来过。

问诊时，袁迎娜注意到了一个年轻的战士。他低沉沙哑的声音，若有若无。袁迎娜凑上去才勉强听清。军医李继东让战士张开嘴巴，只见扁桃体红肿得像小灯笼似的。原来，这名战士之前得过感冒，虽然退了烧，但扁桃体一直红肿着。这些天，他强忍着喉咙的灼痛，只用含片应付着。细心的排长发现后，当即决定让他下山医治。劝了很久，他才答应等下山的战友返回后，自己再下山。

眼下，消毒成了难题。李继东翻遍药箱，也没有找到味道稍好些的碘甘油。他只好用棉签轻轻蘸一下刺激性比较大的碘伏，伸进战士的喉咙，一遍遍地消毒擦拭。袁迎娜注意到，战士仰着头坐着，双手紧握，忍着疼一声不吭。等消毒完毕，战士脸上已经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袁迎娜站在一旁，和另外一名军医抓着战士的胳膊，手心里也擦出了汗。她被战士的坚强深深打动了。处理完喉咙，袁迎娜又注意到他的耳垂上长了三四个明亮亮的水疱，这是急性冻伤的症状。

袁迎娜小心地为战士挑开水疱，看

着他脸上阵抽搐，她很心疼。

下山时，战士们从包里找出各种各样的零食，塞到医疗队员们的手里。袁迎娜连连拒绝，但拗不过那个战士一把一把往她口袋里塞。袁迎娜摸了摸鼓鼓的口袋，又看看他质朴的眼眸。瞬间，她鼻头一酸，抬手抱住了战士的双肩。

这个刚才还忍着疼痛一声不吭的战士，顷刻间流出了眼泪。

袁迎娜像姐姐一样摸着战士的头，说：“一定要注意保暖，别逞能，千万别再冻伤了。”

当时，袁迎娜没顾上询问他的姓名，但他那张青涩的脸庞却深深印在了她脑海里。

再次“相逢”，袁迎娜看着眼前这个面容清瘦的战士，当即就联想到他。可她问过战士的部队番号后，才发现并不是同一个人。给战士安顿好床位后，袁迎娜弯下腰，摸了下战士的裤腿，神色当下严厉起来，责怪他穿得太单薄了。看到战士低着头不吭声，袁迎娜又柔声嘱咐了几句，临走前还顺手收走了他换下的军装，为他洗干净。

战士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为了让他术后吃得清淡一些，袁迎娜从宿舍拿出电饭煲，煲了一锅浓稠的小米粥送到病房，又把洗干净的军装，整齐地叠放在他的床头柜里。战士已经睡着了，她给他掖了掖被角，悄悄关上了门。

出院那天，战士依依告别了袁迎娜。登车前，战士猛地回头抱住了她，叫了声姐，然后含泪跑上了车。

有时要阻止黑夜的反扑  
今天要战斗到最后一人  
在一张破旧的军用地图上  
一个放大镜寻找新的战场  
点燃的烟花爆竹  
划破了夜空  
也穿透了时间  
当硝烟在紧张的气氛中慢慢飘散  
他才渐渐重归沉默  
轮椅上的表情如此平静  
守望着如诗如画的家园

苍老的身体早已失去英雄的模样  
此刻，他坐在一面有深度的镜子前  
镜中映现出他胸前的军功章  
和军衣下密密麻麻的疤痕

蓄谋已久的乌云 遮蔽天空  
暴雨 冰雹突然来袭  
七根火柴  
紧紧依偎在一起  
火红的党证  
储存着干燥的阳光

青稞面吃完了  
牛皮带也吃完了  
就吃野菜 草根  
饥饿 真是难甩掉的敌人  
疏星数点 月色如霜  
寒意彻骨  
唯有露营的篝火  
眼神 透出最真实的暖意

过雪山草地  
完成一次和信念的对话  
身体里的每块骨头  
都如越过火焰的钢铁 愈加坚硬

## 老战士

■李建华

每当战鹰的轰鸣在耳边响起  
远去的年代就回到眼前  
虽已换了人间  
炮火连天的记忆始终不变

有时要夺回失去的险关要隘



## 长征

第 6005 期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飞行结束，傅启辰走下战机。此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从机棚到飞行准备室只有1000多米，傅启辰双腿好似灌了铅一样，走得一步一步沉重。

考核不及格，意味着他很有可能要告别心爱的“飞鲨”。为了这次考核，傅启辰准备了很久。加入“尾钩俱乐部”，成为一名优秀的“飞鲨”勇士，一直是他的梦想。

梦想源于偶像的力量。傅启辰的偶像，是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

4.4秒有多长？长到完全可以跳伞自救。4.4秒有多短？短到可以走完一位海军少校的一生。2016年4月27日，张超因战机突发故障，献出了29岁的宝贵生命……

那时，傅启辰刚刚大学毕业，进入军营。初闻张超的故事，傅启辰热血沸腾。一颗梦想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悄然生长。

要想拿到“海天通行证”，并非易事。这条路，傅启辰虽然走得艰难，依然执着而坚定。可就在即将触摸到梦想的时候，一场飞行考核让他与梦想之间多了一条鸿沟。

“飞的什么角度？就这个成绩，怎么上舰？”推开飞行准备室的门，傅启辰看到飞行教官沉着脸。

傅启辰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换来这样的结果。

看傅启辰不说话，飞行教官扔下一句“回去搞清楚再飞”，转身走出飞行准备室。

夜渐渐深了，一弯弦月钩着傅启辰的满腹心事。他睡意全无，索性穿上外衣出了门。虽已初春，北方的夜晚依旧寒冷。傅启辰紧了紧衣服，在营区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机关楼上，宣传科的灯还亮着。傅启辰缓步上楼，想看看是不是好兄弟顾海涛还在加班。

“海涛，我一猜就是你！”门虚掩着，傅启辰直接推门而入。

顾海涛和傅启辰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分到航空兵部队。在众多飞行员学员中，只有少部分可以一路过关，有机会驾驭“飞鲨”搏击海空。顾海涛被淘汰后，转行干起了宣传。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顾海涛起身，连忙招呼傅启辰坐下。

“睡不着，出来转一转。”傅启辰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

“你是想睡睡不着，我是想睡睡不着。这段时间，我负责布置军史长廊，忙得脚打后脑勺。”顾海涛见傅启辰兴致不高，问道，“有心事？”

傅启辰的眉头越来越紧，把一肚子苦水倒了出来。

“缓缓再飞，又不是给你停飞了，还有机会！”顾海涛拍了拍傅启辰的肩膀，接着说，“咱们这批学员，你是资质最好

# 迎着阳光飞翔

■张淦

的，也是最用功的，必须坚持下来。”

傅启辰转头看向窗外，没有说话。“既然暂时停飞，那过来帮我忙活一下军史长廊，就当换换心情，我明天跟领导汇报。”顾海涛自顾自说着，完全不像在征求傅启辰的意见。

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傅启辰起身说：“好！我先回去了。”

建造军史长廊是一个大工程，不仅需要查找资料，还要设计展板、规划场地、对接设计公司。顾海涛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他只交给傅启辰一项任务：整理张超烈士的照片和资料。

翻阅张超的飞行资料，傅启辰的心中波澜起伏。12年的飞行生涯，张超先后飞过8型战机，每次都是“第一”；改装歼-8，他在同批飞行员中第一个放单飞；改装歼-11B，他提前4个月完成任务，同期第一个放单飞；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考核，他的成绩名列第一……

一周后，军史长廊主体完工，张超的画像被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伫立在画像前，似乎有一束阳光突然照亮了傅启辰的心。

“近距离接触偶像，有什么感受？”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傅启辰回头，顾海涛从远处走来。

“我必须飞好舰载机！”傅启辰脱口而出。

“好样的，那就带着梦想，飞！”理论考试、座舱实习、模拟器训练……傅启辰又变回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仿佛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蔚蓝的天空中看不到一片云彩。傅启辰提着飞行头盔，登上心爱的战机，准备再一次迎接考核。

战机呼啸，飞向高空。在新建成的军史长廊里，英雄张超正迎着阳光微笑……

## 难忘兵之初

■孙崇峰

导师笑着对我说，明天是周末，我带你去旁边的通信总站去打这个电话，一定能打通。你把稿子装信封里带上，我们问完就去镇上的邮局直接寄出去。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跟着指导员踏着嘎吱作响的积雪，来到3公里外的通信总站。电话终于接通了！指导员在确认对方是报社的值班人员后，就把电话交给了我。

对方跟我确认，编辑约的是元旦特刊的稿子吗？我说的是。对方接着说，你把稿子寄过来，路上要五六天吧，报纸有出版周期，恐怕赶不上了。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对方又问，稿子有多少字？我说不长，大概1000字吧。对方说，稿子在吗？如果在，你把稿子念一下，我给你记录，然后转给编辑。

于是，我就把《新年的太阳》一字一句念给对方——包括标点符号。稿子念完后，对方说，我把稿子再念一遍给你，核对一下有没有错漏。这时，我才发现，对方已经对个别字句做了细微调整，调整后的句子感觉更顺畅了。

核对完后我忙问，您是报社的编辑老师吧？对方说，我是报社通联处处长。

回营后，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1月6日那天，报纸元旦特刊发到了我们新兵连，上面赫然印着我的处女作《新年的太阳》。指导员集合全连，让我在队前把散文诗念了一遍。初升的朝阳照在我的脸上，那融融的暖意仿佛现在还能感受到……

后来，我当了营部的文书，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军事新闻职业生涯。其间，虽然有多次机会可以到其他岗位去工作，但在征求我个人意见时，我都婉言谢绝了——至今我还坚守在新闻报道的阵地上，笔耕不辍。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每逢新年，我就不禁想起自己入伍后的第一个新年，还有当时我在军区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86年10月，高考落榜的我萌发了当兵的念头，于是瞒着家里报了名。那天，大个子、黑脸膛的接兵排长王东旭和另外一位干部一起来家访，爸妈虽然很意外，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听说我是高中生，爷爷又是革命烈士，王排长很直爽地夸奖道：“好，这条件真不错，这个兵我带了！”

经过两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我终于来到军旅生涯的第一站——位于东北的某高射炮兵团。

艰苦又严格的新训生活开始了。我们住的是火炕，吃的是大米和高粱米煮的“二米饭”，室内哈气成霜，室外滴水成冰，崭新的生活激发了我这个文艺青年的写作灵感。我写了几组诗歌，悄悄投给了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社。

十几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报社编辑的回信。字体四四方方，工整中透着认真。大意是说，诗作收到了，感觉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合适的版面刊发，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憋了三四天，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那是一篇千字左右的散文诗，题目是《新年的太阳》。

稿子交给指导员，指导员看了也说好。他掰着手指算了一下时间，忽然说，这稿子寄过去怕赶不及了，我们应该先打个电话问一问。

电话一直未能接通，我着急了。指

江山俊秀(中国画)

邵叶道作

